

瓦尔登湖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文字

(美)梭罗◎著
黄毅 孙梦霞◎译

瓦尔登湖

生命中不容错过的经典文字



(美)梭罗◎著
黄毅孙梦霞◎译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 (Thoreau, H. D.) 著 ; 黄毅, 孙梦霞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06-1227-3

I. ①瓦… II. ①梭… ②黄… ③孙…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825号

- 书 名 瓦尔登湖
著 者 (美) 梭罗 著 黄毅 孙梦霞 译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227-3
定 价 1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782836)

前言

亨利·戴维·梭罗是美国19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出生于美国独立战争发源地之一的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曾经先后就读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哈佛学院（即现在的哈佛大学）。尽管学习成绩不错，但从哈佛毕业后，梭罗并没有从事“体面、有前途”的职业，而是返回了故乡，与胞兄约翰一起合办了一所私人学校。后来他又从事过测绘员、园丁、农夫、铅笔制造等工作。在哈佛期间，梭罗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在办学事业中断后，他开始撰写一些随笔，随后几年，他陆续又有一些文章发表。

1845年，梭罗来到了离康科德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并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1847年，他离开瓦尔登湖后，开始研究自然史，并于两年后出版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的一周》。此外，他还发表了《对市政府的抵抗》，也就是著名的《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1854年，他出版了这本以瓦尔登湖命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1862年，时年45岁的梭罗因肺结核去世，他的其他作品和日记陆续被出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和观点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

在梭罗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和《瓦尔登湖》。前者不仅对美国民主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远远地走出了美国本土，对列夫·托尔斯泰、甘地等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后者，即本书，美国著名作家哈丁曾经这样评价：“（《瓦尔登湖》）内容丰富而又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美国国家图书馆则把本书与《圣经》等书一起评为塑造读者心灵的“二十五本书”。

《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所做所得、所见所悟，是梭罗回归简单、朴素而纯净的原始状态中认识自己、探索大自然的体验，是梭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正如梭罗所说的：

“我喜欢独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孤独更好的同伴了。”

“不要给我爱，无须给我钱，我也不要名誉，我需要的只是真理。”

“一个人如果能充满自信地在他梦想的方向上前进，努力争取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最终他往往能获得超出期望的成功。”

让我们轻轻地打开这本传世经典，静静地阅读，细细地体味梭罗那种心灵的修炼，使自己沉淀下来，尽情地浸透在那一泓清澈、纯净的湖水中吧。

Contents 目录

233	220	208	200	189	177	167	157	150	131	126	116	104	096	082	073	059	001
结束语	春 天	冬天的湖	冬天的动物	旧时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木屋取暖	禽兽为邻	更高的规律	贝克农场	湖	村子	豆 田	访 客	孤 独	声 音	阅 读	生活之地，生活目的	经济篇

经济篇

在我写下面的这些文字，尤其是后面的大部分时，我正独自住在森林中，与任何邻居都至少有一英里的距离，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中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搭建的一所木屋里，仅仅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养活我自己。我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社会里了。

要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如此关注，以致有许多特别的要求，我是不会拿自己的这些私事来烦扰读者的，我总感觉这有些冒昧。有人会认为打听我的生活是很唐突的、不合适的，但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妥，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形，那倒是非常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有的人问我都吃什么，是否会感到寂寞，会不会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好奇地想知道我将收入中的哪些部分捐给了慈善事业，而那些身后有一大家子的人则很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如果我在本书中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时，还请对我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多谅解。在许多书中，第一人称“我”常常被略去不用，但本书却是用的。这一点，就自我意识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归根结底，无论什么书总是第一人称在发言，而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如果我的知人之深能及得上我的自知之明，那我就应该不会喋喋不休地畅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尚浅，只能局限于这个主题了。此外，就我而言，我认为每一个作家迟早要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写他道听途说来的那些别人的生活。他的描述要仿佛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信，因为一个人如果是真诚地生活着的，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离我很遥远的地方。或许这些文字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更加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衣服缝儿撕开去穿衣服，因为只有合乎尺寸的衣服才会让他穿起来舒服。

我乐意谈论的事情，并非许多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人的，而是与你们相关的。你们是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遇，特别是关于你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城镇的外部情况或者说是环境，诸如它的现状，它是否一定要像现在这样糟糕，这种生活是否已经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我在康科德走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在我看来所有的居民仿佛都是在用成千种令人惊诧的苦役来赎罪。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堆火中间受烤，眼睛直视太阳；或者倒悬着身体，头垂在火焰之上饱受烈焰炙烤；或者转着脑袋看着天，“直到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被严重扭曲了，所以除了液体，别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流进肚子里去”；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用一只脚站立在柱子的顶端……然而，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景象更难以置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项苦役跟我的邻居所做的比较起来，简直算不得什么，因为苦役仅仅也只有十二项，总算还有个尽头，可是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我的邻居们杀死或捕获过什么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什么苦差事。他们没有伊俄拉斯那样的朋友鼎力相助——用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烫掉九头怪兽的头颈，然而它的一个头被砍去，很快就两个头生长出来。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与我同镇居住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自从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房屋、谷仓、牲口以及各种农具，而这些东西得来容易舍弃难。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喝狼奶长大，那样会好得多，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用更加明亮的眼睛来看清自己究竟是要在何等的环境下辛勤劳作的。是谁让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啄食尘土忍辱过活时，为什么他们却能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出产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不得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着这所有的一切前进，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碰到过许多可怜的、不死的灵魂，他们被生活重负苦苦地压着，几乎喘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前奋力挣扎，还有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一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

有继承产业的人，虽然不必受这类继承下来的累赘羁绊，但他们也发现不得不付出足够的劳作才足以安抚和养育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是，人们却是在错误的支配下进行劳作的。人类那健美的躯体很快就被犁入泥土，化为肥料。人们受到一种似是而非、通常被称为“必然”的命运支配，终生忙碌，正如一本古书里所说的，积累的财宝被蛀虫咬坏，被铁锈腐蚀，也诱引盗贼破门而入来劫掠。这便是愚蠢的人的一生，生前他们未必清楚，但一旦走到生命的尽头就会明白的确如此。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就像罗利在他的诗歌里所高声吟唱的那样——

从此人心坚硬，忍苦耐愁，证明我们的身躯本是岩石。

人类就是如此盲从着一条错误的神谕，把石头从肩头扔到身后去，也不看看它们究竟落到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甚至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终日周旋于自寻的烦恼和多余的劳役之中，而无法撷取生命中更为甜美的果实。由于过度的操劳，他们的手指已经粗笨无比，颤抖得格外厉害，以至于想采摘美果也已无能为力。事实上，拼命劳动的人无暇日复一日地去保持生命真正的完整。他们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高尚的关系，他们劳动的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他变成了一台劳作的机器，再无成为他物的可能。他怎样才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是经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有时还要免费地供应他们吃饭、穿衣，并用提神的饮料使他们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格，就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需要最为精心的照料才能得以保全的。然而，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彼此之间，都未能如此温柔地相待。

我们都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是穷困潦倒的，度日维艰，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阅读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确实吃了饭而无力付清全部饭钱，或者无力换下那些快要或已然磨损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利用从债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一点点时间读到了这几页文字。你们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微低贱的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靠着被时间磨炼出来的经验一眼就看清楚了：你们竭尽所能地想要开创一桩生意以摆脱债务——这是亘古未变的泥潭，即拉丁文所谓的“*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因为他们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而成的；你们依然深陷在泥潭里，生在别人的铜币下，死在别人的铜币下，也埋在别人的铜币下；你们答应还债，说着明天偿清，却在今天死掉，而债务却并未偿还；你们千方百计地献媚邀宠，谀世阿俗，只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你们撒谎骗人，恭维讨好，投票选举，将自己藏进文明的坚硬外壳，或是用自我吹嘘和假装慷慨来说服你的邻居，得到为他们钉鞋、制帽、缝衣、修车或是代买杂货的活计；你们把钱物藏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藏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或者为了更加保险而塞在银行的库房里。不管藏掖在哪里，不管积攒了多少，更不管数目是如何微少，为了积攒点钱物来应付生病的日子所做的努力，反倒把你们自己弄病了。

有时我真是大惑不解：我们竟会如此轻率——我几乎可以这么说——竟然去专注于罪恶昭彰的、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制度。我们有着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奴隶监工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工却更坏，但最坏的是你自己做了自己的奴隶监工。谈什么人的神性！看看大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地向市场奔去，难道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无非就是给驴马饲草饮水！与它的运输得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名声显赫的乡绅老爷赶马车吗？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的呢？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模样，整天都弄不清是在担忧些什么，哪里是什么神圣的，更不是不朽的，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或囚徒的身份！这只是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一份工作而已。与我们的自我认知相比较，公众舆论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恰恰是一个人怎么看待

自己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指明了他自己的归宿。就算想在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西印度群岛谈自我解放，却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像威尔伯福斯这样的人来促成此事呢？再不妨想一想这块大陆上的妇人们吧，她们终生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此来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却丝毫不关心，仿佛蹉跎时日仍无损于永恒呢。

大多数人过着悄无声息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绝望。你们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并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消遣之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却又毫不知知的绝望。两者之中都没有什么娱乐可言，因为娱乐只能是在工作之后的，而不做绝望之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字眼来思考问题，诸如到底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和必要手段时，看起来仿佛人们还曾审慎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别的什么



方式。然而他们也真心实意地认为，除此以外，也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可是清醒而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抛弃我们的种种偏见，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切证据，否则就不可以轻信。那些在今天人人都附和或默默遵循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就被证明是虚假的，正如本不过是一片烟尘，却有人信以为是能给他们的土地带来甘露的雨云。那些老年人告诉你办不到的事情，你不妨来尝试着做一下，最后发现其实你能做得到。旧的行为适合旧的人，而新的行为适合新的人。古人们甚至不懂得添上柴火便可使火焰继续燃烧；新人却可以在锅底下放上一些干柴生起炉火，也可以在热气球里添加柴火使它像鸟儿一样绕着地球翱翔，正如谚语所说的：“有点要气死古人的味道。”老年人未必更有资格来指导年轻人，有时甚至还不如年轻人，因为他们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我们几乎可以质疑的一点是，即使最有智慧的人活了一世，也不见得他就对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懂得了许多。实际上，老年人并不能给年轻人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他们的经验是极其有限而残缺不全的，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个人的原因已经有过这么多惨痛的失败了；也许他们还保留着若干与那些经验不相一致的未被失败打败的信心，只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长辈们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是堪称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也许他们无法给我提供什么中肯的意见。这就是生活，对我而言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体验，但于我却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价值的任何经验，我敢肯定那一定是我的前辈导师们连提都没有提起过的。

一个农夫告诉我说：“光吃蔬菜是无法过活的，因为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生长所需要的养料。”因此他每天都认真地花上一些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生长所需的丰富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头正是靠蔬菜供应了它骨骼生长的耕牛来拉着他和他那副沉重的木犁不顾一切地前进。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确实是生活必需品，比如在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之中很重要的东西，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就可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再换了另一些场合，又可能完全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已经被前人走遍了，不管是高山之巅还是低陷之谷，所有的一切无一不为前人所关注与探寻。依照伊夫林的描述：“智慧的所罗门曾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也曾规定你隔多久去捡拾一次邻家地上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违法闯入，并规定了橡实中的多少份额应该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留下了指导说明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剪指甲，那就是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这种单调与无聊就像亚当一样古老，正是这种古老的单调和无聊把人类生活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幸福感消磨殆尽了。但人类的力量还从未被估量出来，我们也不能以前人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人类究竟能做什么，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尝试过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不论你以前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你迄今未曾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体验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明，使我所种的豆子成熟的太阳，也同时照耀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其他星球。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么就能少犯一些错误。可是我在锄豆子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夜空里那些闪烁的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这广袤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有多少相距遥远而又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时间凝望着同一片星空啊！大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景象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不同的。谁能说清楚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瞬间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哎，甚至应该横跨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验更使人增长见识而又令人惊异的了。

凡我的邻居所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在我的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至于我，如果我需要为什么事情忏悔的话，那很可能会是我的良好品行。是什么魔鬼迷住了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如此规矩呢？老年人啊，你可能说出了你能够说出的最智慧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岁，而且并没有做过什么有辱荣耀的事——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遵循你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那些搁浅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对自己的关怀，便可以在同样程度上诚心诚意地给予别人关怀。大自然既能很好地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的忧患焦虑，几乎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我们又都生来喜欢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还没有做的工作又有多少啊！还有，要是我们真的病倒了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多么谨慎！如果可以抛弃信仰，我们就决意抛弃信仰而生存。我们白天常持警戒之心，晚上我们又言不由衷地说出我们的祷告词，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命运。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命，并且否认任何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常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其实生活的方式还有千万种，就像我们可以从同一个圆心画出无数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深思的奇迹，然而那是每一刹那都可能发生的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他的理论之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我前面所提到过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是些什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至少是值得仔细对待的呢？尽管我们生活在外在文明的物质世界中，但倘若我们能过一过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一定会有益处的，即使仅仅是为了知道生活的大致必需品是些什么，了解人类曾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得到这些必需品的；或者，甚至只需翻一翻商店里的老旧流水账，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又储藏了哪些货物，也就是说，最大宗的杂物是些什么也好。因为时代虽在演进，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却仍是影响甚微，正如我们的骨骼，将它们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起比较，很可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就是指一个人靠他自身的努力所得到的某些东西，它们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重要，或是由于被长久地使用而变得重要，以至于几乎没有几个人会不用它们来过日子，不管是由于野蛮、贫困，或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便有人尝试着不用它，那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人来说，具有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于原野上的野牛，它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

些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在树林里寻求栖身之所或是在山间的阴凉处避暑纳凉。任何一种野生生物都不会有除了食物和栖居之地之外的更多需求。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现有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准确地分为下列类别：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保证，我们就无法自如地应对真正的人生问题，更无法享受自由、奢望成功了。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和煮熟的食物；而且很有可能是由于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量，以及随后对火使用的缘故，而使得现在烤火取暖也成为生活的必需，起先它还被当成奢侈品呢。我们注意到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靠着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能；但如果衣着或住所的温度太高，或者燃料使用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远高于体内的热量，岂不是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起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们一大帮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火堆旁烤火都还没有感觉太热的时候，那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待在较远的地方，却使他大为吃惊地看到，他们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浹背了”。因此，我们听说，新荷兰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却泰然自若，而欧洲人穿着严严实实的衣服却瑟瑟发抖。是否真的不可能把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呢？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就是一只炉子，而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时我们吃得多一些，天热则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一旦内燃过快，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反之，由于缺乏燃料或因通路不畅，生命之火就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但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进行比较。所以，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几乎可以跟“动物的体温”作为同义语用；因为食物可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火焰不熄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只是用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住所和衣服也只不过是用来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而已。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最重要的必需品就是保暖，也就是保持我们体内的生命热量。我们为此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不仅要设法获取我们的食物、衣着和住所，还要努力置办我们的床铺，也可以说是我们夜间的衣服，我们从鸟巢或者从鸟的身上掠夺羽毛来营造这个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鼯鼠在洞穴的最深处用草和树叶为自己搭窝一样！可怜人们常常叫苦，抱怨这是一

个冰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苦恼直接归因于冰冷，既有身体上的冰冷，也有社会关系上的冷漠。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天使人有可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在那里，燃料除了用来烹调食物之外别无他用；太阳就是人的火焰，太阳的光线足以让大部分水果充分地熟透；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更容易得到，至于衣服和住所则是几乎全部或部分成为不需之物。当今之日，在这个国家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奋好学的人，则还要有一盏灯和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已经是次要的必需品，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然而有些人就太不聪明，跑到另一个半球上，到那些蛮荒而又肮脏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投身于生意中，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目的只是谋生——也就是说，为了求得舒适而又温暖的生活——可到头来还是死在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富人就不是只保持舒适的温暖，他们要的是很不一样的热，正如我已经在前面说过的，他们是被烘烤着的，当然啦，是用一种很时髦的方式烘烤的。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谈到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往往生活得比贫困者更为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物，要说那身外之物的财富，是没有谁比他们更贫穷的了，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再丰富不过了。我们对他们理解得并不多，可是很显然，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居然也不算少呢。近代那些改革家和各民族的救星的情况也都如此。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明智慎虑的观察者。奢侈的生活总是结出奢侈的果实，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文学或艺术，都是如此。当今的时代，有的是哲学教授，而能称得上哲学家的却一个也没有。然而哲学家的生活依然令人羡慕，就如它往日备受推崇一样。要当一名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维，甚至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派，他还要热爱智慧并且要遵循智慧的指示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和信任的生活。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但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要在实践中践行。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反而是普通的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对付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如同

父辈们一样讲究实际，所以绝不会成为人类最高贵的祖先。可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走向没落的？那种造成国家萎靡不振和崩溃毁灭的奢侈，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吗？哲学家始终走在时代前面，即便在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如此。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如果不用比别人更优越的方法去保持他生命的热度，又怎能成为一位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用我所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求得了温暖，那他接下来还需要什么呢？肯定不是想要更多同种类型的温暖，像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住所，更多样、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当他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东西之后，便会去选择别的东西而不必再贪得无厌地谋求同样的多余物了；也就是说，这时应该在生活上大胆进取，摆脱更加卑微的劳作而去享受假期。土壤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已经把它的胚根向地下深扎了，然后现在它可以满怀信心地使茎枝向上面伸展。为什么人在土壤里扎下根之后，却无法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它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蔬菜尽管可能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了根茎时为止，而且为了要让根茎长大常把上面的枝叶剪掉，使得大多数人在它们开花的季节都不能将它们辨认出来。

我并不是想给那些具有坚强勇敢性格的人制定什么规章，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营造的房屋甚至比最富有的人更宏伟，他们也更加挥金如土，却不至于使自己穷困潦倒，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有像人们设想的如上面的这种人存在的话；我也无意给另外一些人制定规章，他们是从事物的真实情况中得到鼓舞和灵感，并像情侣那样情投意合，珍惜着此情此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将自己列入这类人中。我的这番话不是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这番话的，他们在本能够改善生活的时候，偏偏只是懒洋洋地抱怨命运维艰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悲惨。有这么一些人，发起牢骚来精神头十足，没完没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尽了职责的。我脑海里还有一种人，他们